

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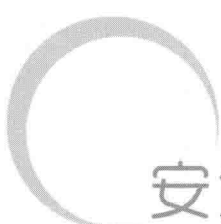
安武林
作品

千纸鹤

安武林 /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安武林作品

千纸鹤

安武林 / 著



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纸鹤 /安武林著. — 济南 : 山东教育出版社,
2017

(安武林作品)

ISBN 978-7-5328-9747-6

I. ①千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9475号

安武林作品

千纸鹤

安武林 著
李清月 绘

主 管	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 版 人	刘东杰
出版发行	山东教育出版社 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电 话	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网 址	sjs.com.cn
印 刷	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710mm×980mm 16开
印 张	7.5
插 页	4
印 数	1-11000
字 数	68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328-9747-6
定 价	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电话: 0538-3460929

目 录

千纸鹤 / 1

昨夜星辰 /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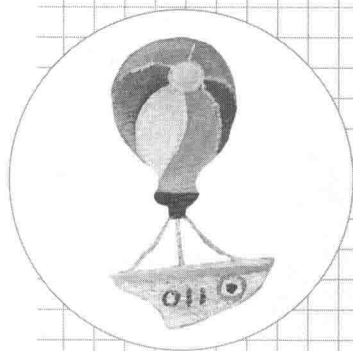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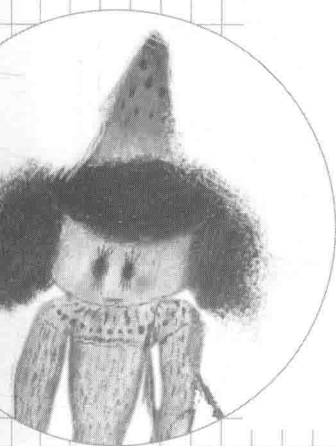
蝉鸣声声 / 24

卖麻花喽 / 62

小 院 / 76

小时候 / 90

十二月 / 107





千纸鹤

保持友谊的最好办法是不出卖朋友。

——米兹涅尔

—

雯丽愤怒、鄙夷的目光，宛如两把小刀向我飞来的时候，我不寒而栗。

我知道，我们之间彻底完了。

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小人，由于我不坚定的立场，她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害，尽管我认为那是小题大做。

我买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，妈妈诧异地盯了我数秒钟。妈妈说像你这样的年龄不该再用带锁的日记本，我看得出来她很忧虑、惶恐，但是，我决定了。





站在窗前，我望着楼下矮如甲虫的行人，突然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悲凉。

一个人驾着小舟出海的感觉如何？

我与雯丽曾经有过美丽的约定，明年的暑假，我们一块儿去威海看海。我们为此兴奋不已，因为我们有众多的夏游计划，其中最诱人的就是我们俩驾一条小船出海。

“我们划得远远的，直到看不见岸上的人影。”雯丽说，“只有海鸥在我们的船舷边飞来飞去。”

“哦，不，我们不能远离人群，那样会有危险的。”我提醒她。

明年的暑假遥遥无期，雯丽说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完善我们的计划。

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妈妈，没想到妈妈满口应承。她对我们的各种想法和计划，总是表示极大的支持。她知道我们很快又会改变主意的。

雯丽兴冲冲地来找我，她说她妈妈也同意了。我忧心忡忡地说：“难保我们不会改变主意！”雯丽坚定地说：“不会的！”

我的太阳穴那儿像有一条小虫子在拼命啮咬。我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泪水潸然而下。

哦，我既不敢回忆过去，也不敢想象未来，因为一切的一

切都不复存在了。

一个人驾着小舟出海是什么感觉？

恐惧，绝望，悲伤，忧郁。我想是的，我的每个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。

二

那是一个平淡的午后，我在校园门口焦灼不安地等着雯丽。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，谁也没有过失信的举动。

我们说好了一同去书店看看，她想买一本漂亮的诗集。而现在，她干什么去了？我怒气冲冲地想。

炎热的阳光逼出了我额头和鼻尖上的汗珠。我取出作业本，用力地扇着。

突然，雯丽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又说又笑地走了出来，他们亲密的样子使我的鼻子发酸。我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笑容满面地向雯丽打招呼：“嗨，雯丽！”

雯丽一愣，她很快做出了反应：“你好！喂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

那个男生假惺惺地冲我点点头。呸，想跟我玩深沉哪。我不屑地扭过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雯丽。

一个朋友？说得轻巧，我算什么？雯丽一向了解我的想





法，我称她是我肚子上的蛔虫。此刻，雯丽抿着嘴巴，根本没有想做解释的意思。

她向那个男生扬了扬头，轻声说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她的话不啻是一个炸雷，在我的耳畔轰然作响。我委屈，失落，甚至想冲动地大喊一声：“雯丽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事过之后，我心情平静了下来。我相信雯丽会给我做出解释，并且我也满怀期待。

但我发现我很天真，因为我连雯丽的影子也见不着。我俩亲如姐妹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，所以我不好在教室里对雯丽兴师问罪。

上课时，我老集中不了精力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雯丽的座位，我相信她肯定感受到了。倘若她能回头会心一笑，我所有的委屈和不满都会土崩瓦解，甚至也不需要她做什么解释。

但是，雯丽没有，她是故意这么做的。

三

我失魂落魄地在校园里漫步，遇见熟悉的同学，便强打精神咧嘴一笑。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我的悲伤。

在校园的花园里，我选了一张小石桌坐了下来。望着四周



郁郁葱葱的花草，我没有一点兴致。相反，我更加沮丧，因为这儿是我与雯丽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突然，我听见一阵熟悉的轻笑声。

那是雯丽。我惊愕地打量着四周，哦，天哪，雯丽的头埋得很低，还有那个高年级的男生。他们一定在说着非常有趣的事，竟然没有留意到我的到来。

我迅速起身，扬长而去。我的心在跳，脸在烧，我为雯丽感到羞愧。

雯丽才十四岁。十四岁就交了异性朋友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朋友。我敏感地意识到雯丽在谈恋爱，总之这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。尽管人人都有决定自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，但不一定人人都能把握得十分得当。如果她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，她绝不会这么愚蠢了。

我走进教室，上课的铃声响了。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目光掠过每个同学的脸。他问道：“雯丽同学呢？”雯丽的座位空着。

“雯丽，雯……丽……”我结结巴巴的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我想替雯丽撒个谎，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。

正当我窘迫万分的时候，雯丽匆匆忙忙走进了教室。同学们哄然大笑，因为她的头发上落了好几片叶子。雯丽狠狠





地剝了我一眼，她一定认为是我出了她的丑。

真要命！

下课后，我瞄见雯丽溜出了教室，随后我就跟了出去。可是她已无影无踪，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

有一天，我在课本中发现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写着：保持友谊的最好办法是不出卖朋友。那是雯丽的字迹，况且这条名言我隐约有点印象。我稍稍有点欣慰，总之雯丽还把我当朋友看，只不过目前她忙自己的事，对我有点冷落罢了。

四

我想找雯丽好好谈谈，帮她从那件愚蠢的事中解脱出来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，关键还在她自己。我惴惴不安，因为我无法确定，自己规劝她的理由是否充分。如果她一意孤行，并且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怎么办？

星期天的上午，我敲响了雯丽家的门。

开门的是雯丽的妈妈——李阿姨。

“哦，是小茹，快进来！”李阿姨热情地招呼我。

“雯丽在家吗？”我问。

李阿姨诧异地说：“雯丽和一个男孩出去了，怎么，他们没喊你？”



我的表情很不自在，胡乱地“啊哦”着敷衍李阿姨。

李阿姨问：“那个男生是你们班的同学吗？”

我心慌意乱地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”

李阿姨挨着我坐了下来，她非常严肃地说：“小茹，你是不是雯丽的好朋友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回答得苍白无力，李阿姨肯定察觉到了。

她盯着我的眼睛问我：“那么，她不会对你有所隐瞒的，是不是？”

哦，不，不。我在心中强烈地抗议。

但是，我却向李阿姨点了点头。

“告诉我，那个男生是谁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最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”

我蜷缩在沙发上，苦恼万分。

“李阿姨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！”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。

“小茹，你告诉我是在帮助她，你明白吗？你愿意你的好朋友走错路、走歪路，而你却心安理得吗？”李阿姨咄咄逼人，我在节节败退。

李阿姨缓和了语气，她和藹地问我：“雯丽是不是在谈恋爱？”





她一再追问，我终于点了点头。

李阿姨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，她发现手中还端着倒给我的开水，连忙说：“小茹，请喝水。”

五

很显然，雯丽的妈妈找她谈过话了，她冷冰冰的眼神告诉我：他们之间也完啦。

雯丽对我的态度冷若冰霜，她觉得是我破坏了他们俩的好事。由此，我暗暗责怪开了李阿姨。我这是在帮助雯丽吗？我这是在亲手葬送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如果我不告诉李阿姨，那么我们的关系还存在着一线生机，而现在，全都结束了。

雯丽表现得异常活跃，她向我证明她活得很轻松，很快乐。她不在乎我的痛苦，也不在乎我的存在。她嘲弄我，讥讽我，鄙视我，疏远我，只不过采取了一种别有用心的迂回方式罢了。

我反思自己，认为所有的过错都在我的身上。我出卖了她，充当了告密的间谍角色。我理应受到惩罚。但是，我依然心存侥幸，希望雯丽能够原谅我。

我买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，这是最坏的打算，今后的日子，我可能得独自驾船出海了，那是一片痛苦、孤独、凄迷的海哟。



我眷恋往昔的时光，毕竟我们有过很多温馨与欢乐。我日渐憔悴，然而谁也不明白我憔悴的真实原因。

过去，我与雯丽始终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尖子生，考试成绩一直遥遥领先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雯丽没有别的牵扯，她的成绩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而我从前几名猛跌至二十多名。我精神恍惚，成绩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。就连妈妈烧的可口的饭菜，我也食之无味。

失去雯丽，我的整个生活都黯淡无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内心充满了煎熬和折磨。

突然，我的生活中依稀出现了一道微弱的曙光。过几天就是雯丽的生日了，她会邀请我吗？她以往的生日总少不了我，她说过，要是我不参加她的生日，她将失去一半乐趣。我记得她快活的样子，我记得感动的场面在我心里留下的甜蜜滋味。

六

我紧张而忙碌地准备着，为了庆祝雯丽的生日。

我特意买了几张漂亮的、淡绿色的装饰纸，给她做生日礼物——纸鹤。雯丽很喜欢我的纸鹤，她曾夸张地说美妙绝伦。我手把手教过她很多次，可她就是学不会。





那次，她开玩笑说：“小茹，我真嫉妒你。好啦，下次我过生日时，你要给我折叠一千只纸鹤。”

雯丽的好胜心不允许任何人压倒她，包括我这个亲密无间的朋友。当时我答应了她，说：“你放心，保证送你一千只纸鹤。”

我怀着一种赎罪的心理，开始做纸鹤了。我想，我自我惩罚过了，她肯定会原谅我的，一千只纸鹤，多美丽的想象，实际做起来又多么不容易啊。

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闭门不出。妈妈心疼地说，你不怕把自己憋死闷死啊。我说我在刻苦学习，努力为父母争光。一个从不说谎的人，偶尔几次撒谎，特别容易使人信以为真。

在雯丽生日的前一天，我做好了千纸鹤。我的手麻木了，累得差点昏过去。每逢有人敲门，我总是蹦蹦跳跳地去开门，我希望来者是雯丽，她来邀请我。

雯丽生日那天，我紧张，期待，焦灼恐惧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我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像一只受到末日来临惊吓的小动物似的。

直到黄昏降临，我才彻底安静下来。

哦，别了，雯丽。雯丽，别了。我的泪水落在堆得像小山似



的纸鹤上，犹如淅沥的小雨。我打开了自己的日记本，心想，以后的日子，我只能将友谊紧紧地锁上了。

一个人驾着小舟出海，是不是很漂亮，很悲壮？





昨夜星辰

明天，也就是明天一大早，城市在梦中，人们在梦中，校园也在梦中的时候，刘春义要转学回到自己的小镇中学了。

望着窗外闪烁的群星，王成静思默想。

那天，刘春义告诉王成转学的消息后，王成没有一点悲伤的表示。真不可思议，连王成自己都感到十分奇怪。当时，王成略微有点惊讶。王成略微惊讶地问刘春义转学的原因，刘春义沮丧地盯着王成的眼睛，王成感觉刘春义的失望一览无余，好像一个尘封已久的洞口正慢慢向自己敞开。刘春义说是经济上的原因，老父亲上山挖药材摔伤腿后，再也没有能力供他在市二中上学了。二中是省里的重点中学，虽然不是什么贵族学校，但各种花费仍然很大。王成咬着嘴唇想说真舍不得让你走，他抬头望着天空终于没有说出来。言不由衷的话为什么要说呢？不说兴许会让自己更平静一些。王成的手插在裤袋里，他狠狠

地掐了自己一把，疼痛使他暂时忘却了即将脱口而出的话。

王成说：“到时候我会送你的。”

其实，他对自己的承诺没有一点把握。

刘春义感动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不用了。”

刘春义把转学的消息只告诉了王成一个人。用刘春义的话说，他不想麻烦同学们。那不是出自肺腑的话，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罢了。以刘春义在班里的威望和影响，没人对他的转学感兴趣。学习好管什么用，你刘春义是三好生又有什么用，那是你自个儿的事情。

寒星点点，王成感觉有点发冷。

王成急忙把外套罩上，依旧站在窗前。

莫名其妙，王成就是驱不走刘春义那张干巴巴的缺乏营养的脸。或许，那张脸从来就没有涉足过王成的记忆，所以根本说不上强烈和深刻的印象。然而今夜不同了，刘春义额头积聚着愁苦的每一条皱纹，都格外分明地呈现在王成的面前。

王成把手深深插进自己的头发里。

一个忧伤的午后，王成沉浸在某种忧伤的情绪中。或许他的小松鼠死了，或许他的数学成绩不及格，或许他的父亲

